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二十七回 斬金蓮秀英弄術 敵海潮孫臏化身

卻說王翳，前奏始皇，要臨敵報仇。始皇冷笑道：「先行官也要知道度量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你難道還未曉得那別夫的利害。不如安分待時，不宜再行意氣。」王翳忿然道：「臣屢受這別夫之辱，若不能報仇，枉生於天地之間，雖生不如死。吾主若不准微臣出馬，願死在駕前，免得貽笑天下。」始皇道：「先行官決意報仇，孤亦不勉強。倘若得微功，即應回營，不可戀戰。」王翳叩頭謝恩，金蓮子上前躬身道：「貪道今日與師弟掠陣。」始皇大喜，金蓮子立刻辭別下帳，同王翳披掛停當，提刀上馬。三聲大炮，擂鼓搖旗，衝出營盤。金蓮子在門旗下，觀看此戰。這王翳一響馬頭，走出陣前，令小軍高聲叫戰，燕營軍校，啟稟中軍傳報，孫臏就問：「那位將軍出馬拿王翳？」當有廉秀英上帳，應聲願往。孫臏大喜道：「此去臨陣，須要仔細，還有一句良言，切不可傷他性命。」秀英應諾，轉下帳來，提刀上馬，帶了家將出營。王翳一見，認得是廉秀英。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王翳厲聲大喝：「好賤婢，還不下馬，等待何時。」廉秀英用刀一指道：「你這漏網的秦賊，你在我手中逃生，怎敢又來猖狂。今番拿住，定不相饒。」王翳聞言大怒道：「賤婢少發大言，看我取你狗頭。」

雙手提槍，分心就刺。皇姑手中握刀，迎面交戰相還，捨死忘生，虎鬥龍爭。殺得征塵滾滾，紅日無光。戰有多時，王翳殺得身疲力倦，自知難勝，旋馬敗走。抬頭一看，紅日當空，天交正午。心中大喜，又見秀英趕來，急念動真言，攢天箭祭在空中。秀英漸漸趕上，只見一朵紅雲，托著一支神箭，竟望頂門而來，嚇得魂魄無主。說：「好利寶的寶貝，怪不得三叔公塌了頂門。若非聖母賜我寶貝碰他，今日定然難免。」說罷，箭離頂門切近，秀英在懷中取出那蓋天袱，念誦咒語，往上一撒，只見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正所謂物各有主，這攢天箭，見了蓋天袱，現了原形，依舊是一根金拔子，香風一陣，頃刻間兩件寶貝無影無蹤，不知那裡去了。原來梨山老母早知其由，差遣黃巾力士，把兩件寶貝俱收回去。這話表過。

且說王翳抬頭不見了神箭，心中吃驚，大喝：「好賤婢，用何邪術，將我的寶貝攝往那裡去。」小姐大笑道：「秦賊，還有什麼寶貝，只管使來。」催馬抬刀就砍。王翳不見了寶貝，不敢招架，飛馬往本營而去。金蓮子抬頭看見了，心中大怒，催開梅花鹿，手舉太和劍，衝到陣前。放過王翳，大喝道：「無知女將，你休得猖狂，有我在此等候多時了。」小姐抬頭一看，只見一位道者，發束寶冠，身穿道袍，黃絲帶，腳踏麻鞋，騎鹿仗劍，攔住去路。小姐厲聲大喝：「好妖道！你是何等之人，敢阻我去路，放走王翳？」金蓮子大笑道：「我不說明，諒你亦不認得我。我乃拗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徒弟，姓金名蓮子，奉師命下山，特來擒你。」小姐大怒道：「你有何本領，敢發大言。看刀取你。」說罷，舉起鋼刀，照頭就砍，金蓮子仗劍相迎。一場好殺，鹿馬盤旋，經戰三十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金蓮子自思：「這丫頭刀馬利害，料難取勝，不如用法寶擒他。」想罷，隨手取出捆仙繩祭在空中，金光繚繞，猶如一道長虹。小姐一見，微微冷笑，往腰間解下一個小花籃，拋在空中。真是作怪，寶貝有相生相剋，那捆仙繩就裝入了花籃之中，小姐用手一指，仍回到手上，金蓮子一見，無名火起，催鹿仗劍，衝殺過來。二人死命相拼，又戰有十餘回合，金蓮子往下敗走，小姐暗想：「他又不知使何妖術，我何不先下手為強，先祭法寶傷他。」遂在花籃中取出一支小小的黃旗，拍馬追趕，相離切近，手舉黃旗，對著金蓮子後心，連展三展，那金蓮子打了三個冷戰，一陣昏迷，跌下梅花鹿。小姐催動九點桃花馬，提起繡絨刀，咔嚓一聲，斬為兩段。收兵打得勝鼓回城，請功慶賀，不表。

且說金蓮子，陰魂不散，飄飄蕩蕩，竟往東海拗離國雲光洞，至海潮蒲團前，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恩師在上，荷蒙差遣，去助王翳，不幸死在廉秀英之手，乞求祖師，大發慈悲，與弟子報仇雪恨，九泉深感。」說罷，隨風飄散而去了。海潮聖人大驚，怒道：「可恨別夫無知，逆天行道，傷我的門徒，情理難容。」吩咐銀蓮子，就把金毛吼帶出洞門，老祖隨取出法寶，跨上腳力，起在空中。銀蓮子跨鹿緊緊跟隨，師徒下了高山，雲飛電掣，來至易州。推開雲霧，往下一看。只見秦營紅光耀照，紫氣盤旋。海潮看罷，點頭歎道：「怪不得吾徒兒死於廉秀英之手，雖然秦王奉天承運，怎奈有大羅神仙，拒天而行，扶助燕王，三軍有鋒劍之苦，百姓有倒懸之災，我如今既下高山，定當扶助西秦，併吞六國。」話罷，師徒墜落雲頭，來至秦營。銀蓮子上前喝道：「軍校聽著，快報於殿西侯知道，就說海潮聖人到。」軍校不敢怠慢，忙上先行帳報知。王翳大喜，連忙上金頂大帳，奏明始皇說：「吾主萬萬之喜，有微臣的祖師海潮聖人下山，現在營門等旨。」始皇聽了，龍心大喜：「既然海潮老祖下山，破易州猶如吹灰之力。」傳旨：「大開營門，孤當出營相接。」當下始皇帶領兩班文武，出營迎接。見了老祖，就地一恭道：「早知老祖降臨，還該遠接，遲來伏乞恕罪。」海潮一見，慌忙跳下腳力，連忙下禮道：「貧道有何德能，勞動聖主迎接。」說罷，攜手同進大營，至金頂帳中，要行君臣之禮。始皇謙遜一回，按次序坐下。金子陵、王翳上前叩頭，海潮執手道：「你們且起。連連征戰，諒來辛苦。」次後眾將來拜見已畢，當值官獻茶。始皇聞言，口稱：「老祖在上，寡人自從興兵以來，因此易州。指望一戰成功，不想遇著孫臏，他倚仗三卷天書，神通廣大，連敗孤家數陣，仿損無數軍兵，更害了幾家道友，孤當此屢敗，無計可施，幸得老祖慈悲下山，定然扶助孤家，削平六國。」

老祖合掌胸膛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今日貧道下山，只因天意歸秦，六國該滅，孫臏逆天而行，枉害那黎民塗炭。貧道也無奈下山，要與孫臏見個高下，請龍意萬安，定要目下成功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全仗祖師法力，削平易州，孤誓不忘恩。」傳御膳官擺齋，老祖道：「不食煙火之物，聖主不消費心。著人在營左搭蘆棚一座，拔二十名值日官伺候便是。」始皇遂下令，命金子陵前去蓋造。不多時，金子陵回奏：「蘆棚完備，請法駕過棚。」秦皇與老祖同入棚中坐下，海潮道：「既下了山，且與孫臏會一會面，看他行事如何，待我把金石良言，勸他幾句。他肯歸山便罷，他若不肯歸山，再作定奪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全仗老祖神通妙用。」海潮辭王別駕，下了蘆棚，率領三個門徒，騎犼仗劍，衝出營來。就令王翳：「先到燕營將禮義為先，不必罵陣，就說我請廣文講話。」王翳領命，催馬至營門前招呼道：「你們軍校聽著，今有東海雲光洞老祖在此，請南郡王出來，陣前說話。」藍旗報入青紗帳。孫臏聞報，暗驚道：「海潮下山，來意不善，我若是不出去，豈不弱了名聲。既來之，則安之，說不得我要去走一走。」孫臏吩咐孫燕：「你可跟我出去，那海潮聖人比不得別洞的玄門，道行淺薄，可以抵擋。這老祖神通廣火，妙法多端，我尚且怯他。你隨我臨敵，切記吾的良言，不可自逞英雄，少年血性，輕自追趕。」孫燕聞言，心中自思：「我三叔怎麼怕懼海潮，叫我不耍任性，難道對陣動手，也好讓人麼。且答應他，臨陣再作道理。」只見廉秀英上前，口稱：「三叔公臨陣，姪媳情願保護。」孫臏道：「姪媳去更好。」夫婦二人，轉將下來，披掛停當。孫臏駕拐騎牛，舉旗放炮，率全山將士五百軍兵並孫燕夫婦，一齊出營門。

王翳遂即催馬，來至本隊，口尊：「老祖爺仔細小心，這是別夫出來了。」老祖冷笑道：「你等避開。」老祖催馬提劍，來至戰場，用聲招呼道：「來者莫非是廣文子孫臏麼？」孫臏聽得招呼，急忙抱拐陪笑，尊一聲：「老祖，燕人不知仙駕降臨，有失遠迎，望祈恕罪。」老祖笑道：「廣文子，你修行了一場，根行也不淺薄，得到一個巡天都尉，做了一個真人，也非常容易，何苦逆天而行，在易州燕山戀殺戒，不肯回頭，是何主意？」孫臏道：「老祖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非是我燕人戀紅塵，只因我父兄一門四口，俱死於王翳之手，燕人方下山來，不敢說是報仇，只要殯葬了父兄，我就歸山入洞。誰想王翳持強，我徒弟袁達、李牧等五人，俱死於非命。這也是各人的當死，不必說了。老祖，你又給他攢天箭，把燕人打塌了頂門，命喪無常，是何主意？若不是毛遂相救，我燕人早已滅門。老祖試想，這段情由，誰是誰非，豈是燕人逆天行事？」

海潮笑道：「廣文之言差矣，豈不知王翳奉的千佛牒文、玉帝敕旨，我差他下山，併吞六國，原不是私自興兵，你逆天而行，打了他一拐，險些未有打死，火攻陣幾乎把他燒死，兵車陣內亦幾乎被弄死，吃你的虧也算不少了，你還要抱恨於他呢。自古僧尼看佛面，打狗念主人。豈不知他是我的門徒，定要將他誅盡殺絕。這也罷了，至金蓮子與你何仇，你為何叫家將廉秀英把他害了？」

你口甜心滑，奸詐不過。我今下山，彼此見一面，還不下騎叩頭請罪。膽大包天，在我身前還敢有巧語花言，拿著你的兩根哭喪棒，前來之乎者也，講長論短，看你的光景，還想要與我對敵麼？」言罷，一劍揮來。孫臏用拐駕開，滿臉陪笑道：「老祖是前輩，燕人是晚輩，不敢還手。」老祖道：「你既然好講，我有一句金石良言，不知你依否？」孫臏道：「你只要說來，可依則依。」老祖道：「我下山來，也不是報仇雪恨，也不是為奪利爭名。你豈不知，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你若聽我的金石良言，把你的人馬散了，你回上天台，修真養性，不管閒事，不失神仙之位。但若不依我，只怕難免目下之災。孫臏，你依得麼？」孫臏道：「只是還早些，若要燕人撤兵，不管閒事，除非是貴人歸山，昭王爺龍歸大海，再把王翦碎屍萬段，祭了先靈，我方撤兵罷戰。」

老祖聞言大怒道：「好別夫，你氣死我也。」雙手舉劍，盡力揮來。孫臏用拐駕開，隨手交戰。各逞腳力，劍拐縱橫，一場大戰。戰有二十餘回合，不分勝負。海潮聖人就祭一顆明珠，起在空中。孫臏在牛背上，只見滿天霞彩，瑞氣紛紛，一顆明珠照著頂門落將下來。原來此珠混沌初分，兩儀定位，清者為天，濁者為地，流者為水，水歸大海，無當老祖，曾煉此珠撒在大海之中，波濤不興，名為定海珠。此珠有五色毫光，若落了下來，不但泰山壓頂，由他仙凡之體，只打得魂散魄消。孫臏看見定海珠來了，大笑道：「若是別人不能抵擋此寶。我燕人豈能懼怕。」忙用沉香拐，往上一拋，起在空中，敵住了珠。孫臏的沉香拐，原來是兩條虯龍。龍見了珠，張牙舞爪，左右迎接。那知道這顆珠是先天的寶物，孫臏的虯龍拐抵擋不住那顆珠，只見那珠又打到頂門了。孫臏說聲不好，把那右手的拐，又往上一拋，只當兩條虯龍，空中飛舞，名為二龍戲珠，托住寶貝。老祖看見，心中好惱。「果然別夫利害，怎敢擋住？」又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，名為無極圖。未開天地之先，混然一氣，化為太極，分清理濁萬物之寶，任他諸般兵器，各樣仙珍，見了此圖，不能傷害，卻收諸般的寶貝。此乃無當老祖的珍奇，比杏黃旗更強十倍。老祖將無極圖拿在手中，刷的一聲抖開，有千條瑞氣，萬道金光，就把孫臏的杏黃旗、雌雄劍、沉香拐都收去了。老祖一手又把如意打來。孫臏不曾提防，說聲不好，只聽咔嚓一聲，如意打得白氣升空，屍骸落地。那盤角牛大叫一聲，回頭就跑。燕營眾將，催動戰馬，齊來搶屍。孫臏一見大驚，催馬當先。全山九將，五百家兵，同著皇姑廉秀英，跟隨齊往戰場護救。那邊的王翦、銀蓮子見海潮用無極圖收了孫臏三件寶貝，又祭如意將孫臏打下塵埃，齊催腳力，往前搶屍。見孫臏奮勇無當，銀蓮子催鹿攔住去路，仗劍就吹。孫臏用槍迎戰，不數回合，銀蓮子旋鹿敗走。孫臏在後，催馬追趕。廉秀英一見大驚道：「三叔公曾有吩咐，不許妄逞英雄，追趕敵將。他如今這一趕去，那妖道佯輸詐敗，心定要暗祭法寶，不可不防。」即忙磕開桃花馬，搖動繡絨刀，緊緊地追著。那五百家將，九個門徒，一齊催馬，往下追趕來，就把孫臏的屍骸舍下。王翦一見大喜，就令家將把孫臏的屍骸搶進營盤。下文另表。

且說那銀蓮子，見孫臏趕來，相離不遠，把抹額金箍摘將下來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起在空中，猶如簸箕大小，滾滾墜下。孫臏看見大驚，正欲回騎，廉秀英早到眼前，見是妖術傷人，就把花籃往上一迎，金箍收入籃中。銀蓮子見失了金箍，大怒道：「好賤婢，你怎敢傷吾法寶。」舉劍照頭就砍，小姐舉刀相迎。孫臏抬頭不見金箍，只見廉秀英在戰場動手，那裡忍耐得住，掄動銀槍，上前來攻。銀蓮子抵擋不住，回鹿望本營大敗而逃。孫臏道：「不必趕他，且去保三叔屍首要緊。」夫妻二人回騎，率領眾將收兵罷戰，來尋孫臏的屍骸，並無蹤跡。孫臏怒道：「我同妖道動手，顧不得屍屍，你們為何不把三叔的屍首搶回營來，去得無影無蹤，教我怎麼回答。」眾將道：「我們報仇心切，一齊迫趕那妖道，不想被秦賊乘空把屍骸搶去了。」孫臏大哭道：「三叔被害，又失了屍骸，教我怎麼見得祖母貴人。」

不言孫臏在戰場痛苦，且說海潮聖人得勝回營，進蘆棚坐下。始皇君臣，都來與他慶功賀喜。王翦稟報導：「弟子將孫臏屍首搶進營來，求老祖法旨定奪。」老祖吩咐：「抬至蘆棚之外，待我驗其真假。」當下老祖同始皇並文武眾將，一齊出來觀看孫臏的屍首。老祖閃慧眼一看，暗驚道：「怪不得孫臏膽大胡為，原來是仗著神術變化，只說他死在如意之下，那知他原神走脫，擺下假形。」嗟歎不止。始皇道：「為何老祖見了孫臏的屍首，這等驚異？」海湖道：「這不是孫臏的屍首。」始皇笑道：「豆青袍，魚皮靴，面貌不錯，怎麼不是？」老祖道：「這是一隻梅花鹿。」君臣聞言，吃了一驚。回頭細看，果然是一隻死鹿。始皇道：「明明是孫臏，轉眼之間就變了一隻死鹿。不好了，又中了孫臏的妖法。」老祖道：「聖上不知，不必害怕。雖然孫臏變化，走脫了原神，有貧道在此，料不敢胡為。龍意萬安。」吩咐王翦：「把死鹿抬去埋了。」王翦回道：「埋了他，不如賞抬鹿的吃了。」老祖點頭，王翦令人抬去，剝皮分肉而食。小軍甚喜，把鹿抬至空處，取刀在手，就去剝皮。用手往肚裡一刺，只聽得咔嚓一聲，嚇得魂魄無依，丟下刀子亂跑，來至蘆棚稟道：「祖師老爺在上，不好了，那只鹿又變了。」老祖道：「變化什麼？」「啟上祖師爺，一張鹿皮包著一肚子乾糞。」老祖大怒道：「可恨的孫臏弄玄虛，在我眼前逞能，我既下山，豈容你作怪。」

不表海潮忿怒，且說孫臏同秀英小姐、眾家將，因不見了孫臏屍首，在戰場哭了多時，收兵回營。夫妻商議道：「雖然三叔屍首不見，只好在青紗帳內，立過靈牌，請道修齋，三軍掛孝便是。」商議已畢，即往大帳而來。聽得青牛一聲喊叫，孫臏道：「好紮刀的，他倒跑回來了，把我三叔摺在那裡去了？」罵畢，領著眾將來至青紗大帳內，往上而走，忽聽得一聲吆喝：「你眾人為何此時才來？」眾人聞言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正中坐著一位道者，三叉冠，豆青袍，魚皮鞋，卻是南郡王亞父，與毛遂講話。眾將大喜，一齊跪倒叩頭，孫臏問道：「姪兒明明看見三叔跌下腳力，死在塵埃，被秦賊將屍首搶去，怎麼得回來？」孫臏道：「自有脫身的妙法，不必多言。你等血戰辛苦，各歸本部歇息。」眾將歡喜不盡，俱各退下不表。

且說孫臏，吩咐軍士獻茶過來，左右奉上。亞父接轉，親手遞給毛遂說：「賢弟接過茶杯，我有話說。」毛遂笑道：「三哥有話請講，為何斟起茶來。」孫臏道：「只因與海潮對敵，被他展開無極圖，把我杏黃旗、沉香拐、雌雄劍收去，奉煩賢弟替我走一遭，如若取回，感德不盡。」毛遂道：「三件寶貝都被他收去，誠為可惜。如今三哥叫我進秦營去，有何處置？」孫臏道：「煩勞賢弟，想個法子。」毛遂道：「這事我無法想了，三哥自己想罷。」孫臏陪笑道：「我有法子想到拿來了，只煩賢弟放出舊日手段，閃人秦營，何愁寶貝不取了回來。」毛遂道：「你叫我去偷麼？」孫臏道：「可惜我這三件寶貝，我用慣了。」毛遂道：「我本老成不過的人，都是為了你，偷了人家幾次。把賊子的名顯出去，恐怕悔不及了，如今還叫我前去偷。」孫臏道：「你若不去偷來，就可惜我幾件法寶了，求賢弟走走罷。」毛遂搖頭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，那海潮實是難惹的。」孫臏道：「賢弟勉力走走罷。」毛遂道：「我今看你沒了拐，就是沒了腿一般。也罷，試走走，看偷得偷不得，若偷得莫歡喜，偷不得莫要惱。你且等等，我去去就來。」孫臏道：「全仗了。」